

## 百年青岛的人文印记

李明

1898年3月，也就是夏历戊戌年欲雪不雪的阴晦日子里，几张纸的《胶澳租借条约》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签订，大清国东北海岸线上一个叫青岛的地方，命运尘埃落定。随后，一份详细的青岛新城规划在柏林完成，胶州湾东岸几个稀落渔村开始依图造城。就此，伴随着港口、铁路、学堂、下水道、纱厂、沿海开放城市这些意义迥异的关键词，一个魔术师一般快速崛起的现代化样板城市，被镶嵌在胶州湾畔。

1909年11月1日，招收110名学生的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开学。对这所大学，大清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开放姿态，视其毕业生等同于科考录科。德华大学学生，有幸聆听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的一番期待——

1912年9月30日下午，访问青岛的孙中山走进德华大学，在礼堂向学生发表了一段言辞恳切的演讲：“年轻的共和国还处在发展初始阶段，这就意味着必须动员所有力量，使之得到完善。”

## 那一长串成就人文青岛的名字

1932年的夏天，在国立青岛大学教书的闻一多曾经描述青岛说，簇新的、整齐的楼屋，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，笔直的柏油马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，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。关于在蛇背上看城市的感受，两年后作家王统照在《青岛素描》中有独到的观察。

看见过青岛蛇一般跌宕起伏的一代知识分子，是一份很长的名单，诸如宗白华、顾随、刘次第、梁启勋、徐崇钦、蒋丙然、高平子、王应伟、宋春舫、刘本钊、方令孺、杨筠如、胡鸣盛、游国恩、吴伯箫、台静农、艾芜、苏雪林、林微音、端木蕻良、周铭洗、谭抒真……

当年闻一多和王统照们看到的城市，后来被改变了很多。人与城市的关系，好多时候不能用时间丈量。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，青岛仅仅是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，但对青岛来说，这却是一份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1930年4月，40岁的杨振声获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。在展开了一系列短暂的前沿性教学改革之后，他黯然去职。站在时代潮流和大众视线的外面，杨振声的大学梦想与现实疼痛，伴随着他的后半生。

1930年8月，32岁的闻一多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。闻一多与青岛最重要的文学联系，应是“三年不鸣，一鸣惊人”的《奇迹》。但是，诗人很快就在一片争议声中，决绝地离开了青岛，再也没有回头。50年后，他在大学路前居住的房子，被命

名为“一多楼”，成了城市著名的人文纪念景观。

与有过两次搬家经历的闻一多不同，梁实秋在能远远看见“冠盖往来的饮宴之地”的鱼山路一住就是四年，直到1934年7月离开青岛，没有移居过。在他的青岛履历上，相濡以沫的宽容姿态，令人难忘。

1931年8月，沈从文经徐志摩的引荐，来到青岛，1933年夏天到北平，他一直住在国立大学的福山路教师宿舍，期间来青岛休假的巴金，也在这里住过。1934年洪深来青岛，成为沈从文的隔壁邻居，但他们两位擦肩而过，并不曾在这条街上谋面过。

1934年9月，老舍移家青岛就任国立山东大学教授，在青岛住了三年。黄县路12号，是老舍在青岛居住的三个地方之一。因为写作《骆驼祥子》的缘故，这里在老舍一生的创作道路上，有着里程碑意义。而这份记录对青岛来说，俨然是百年不遇的礼物，重感情的青岛和青岛人，记住了这位布衣先生说的一句老实话：我在青岛住过三年，很喜爱它。

## 碰撞中塑造城市的文化性格

1929年，蔡元培踌躇满志地希望青岛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一个“中心点”，随后一干知识分子精英，摇摇晃晃地给未来的“中心点”端茶送水。可惜一方水土未及有充分生长期，青岛“中心点”梦想随着胶州湾的潮汐，飘散得无影无踪。1946年赵大伟重拾旧梦，终究也未能找回蔡元培的旗帜。再过20年，这两位任国立山东大学的校长抱憾而去，把梦想丢在了大海边。

懵懂中看百年青岛文化史，像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豆腐皮，装在一个竹筐里却互不关联。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是两张皮；精英文化和市井文化是两张皮；主流文化和民间文化同样还是两张皮。偶尔表皮之间会有些甜面酱粘连着，但稍一用力便抖落开，各行其是，各走各的路。直到作家刘海军在故纸堆里翻腾出《束星北档案》，理性与文明的光亮，恍惚映射在胶州湾海岸线上。

青岛文化的驳杂，一如这个城市的开端。传统中国文化之外，日耳曼文化与东洋文化涨潮一般涌上来，又退潮一般落下去，丘陵之上遗留下星罗棋布的建筑物和跌宕起伏的街道，弯弯曲曲的马路两边，槐树、法国梧桐、樱花树分别标志了城市的文化来源与脉络，也积累出城市文化性格。

敷在藤萝架下的潮湿，也许可以成为一百年青岛文化的一个象征，从里面看一个样，从外面看是另外一个样，慢慢走进去，发现前面的样子和后面的样子，都不一样。真实的青岛，恰恰就在其中，半杯残茶，溅出味道。

## 理想的光亮

1980年代，上海路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一个可容纳上百人的房间，不论冬天还是夏天，不论刮风或者下雨，在每周一个固定的晚上，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集到这里的年轻人，交流从精神分析，到新小说、魔幻现实主义，再到所谓“看不见的手”等种种新鲜和已不新鲜的学说。不论后来现实的遭遇如何，青岛这个普及性的文化讲坛，依然保持了基本的平民化形态。

若干年回头看，青岛工人文化宫的这个“每周一讲”是什么？知识传播的大本营？青春和热情的练习场？在那个年代，靠着纯粹的精神号召力，非今天功利氛围所能够理解。

在青岛上海路的讲坛上，许多人已经永远消失了。继受尊敬的金又新逝世之后，2004年的9月5日，作家江涛在青岛工人文化宫这个有讲述传统的场所，做了题为《文化的尴尬》的最后一场演讲。四个月后，他默默离去。他们的存在，使得理想的烛光在青岛所发出的光亮，长时间被记忆。

## 城市或者可以温柔存在

2006年10月，一栋19层的青岛大酒店被用一百万人民币炸掉的时候，一个叫库尔特·罗克格的德国建筑师正被青岛的历史研究者发掘出来。“全国第一爆”的皇朝场面被新浪网大规模扩散，三秒钟，62米的高楼灰飞烟灭，令人感慨高科技的不凡。

消失的青岛大酒店，存活的历史不过20年，更早些时候被拆除的汇泉青岛体育馆，活在这个城市的日子也很容易计算出来。同样的例子，还有城市东边的远洋酒店和西边的铁道大厦。

库尔特·罗克格死得很早。这个设计了青岛第一个音乐厅，第一个医药商店，第一个旅游公寓，第一个俱乐部的德国人，当年从青岛开始职业建筑师生涯。

毫无疑问，不论是对于青岛还是更多的城市，记忆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是一个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，把所有的过程都剔除了，城市也就失去了灵魂。一个没有传统和记忆温暖的城市，仅仅是个美丽的外壳，没有多少人会喜欢。城市，温柔地存在，和谐地成长，才可以成为一个尊重传统并保持创造激情的生命集合体。

## 八大关见证风云变幻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八大关成了青岛的



▲青岛老照片。

流行标签。但八大关的故事，却始终背影模糊。当城市以八大关为荣的时候，人们其实并不确定，青岛的文化血液里面，究竟还残存着多少前人的遗传基因。远去的故人，曾经在这里留下的不仅仅是清晰的呼吸，还包括弥漫在街市中间的气度、气质和气氛。在这许许多多的“传承”里面，至今存活的街道、建筑、树木，仅仅是些表象，唯有深入其中，匍匐在那些曾经的真实呼吸中间，才会显现出一个生命体的温度。

今天人们熟知的八大关，背山面海，树木茂密，道路星罗棋布，四季游人如织。其间布满众多旅游者耳熟能详的庭院建筑，涉及的众多闻人，多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，扮演过重要角色。

八大关形成于1930年代，期间沈鸿烈主政的市政府将城郊近千亩区域规划为“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”，规定建筑密度须控制在50%以下，同时严格保护并持续增植绿地，沿街院落采用透空围墙。许多中国规划师、建筑师与一些外籍建筑师一起，陆续完成了这一区域的规划与建筑设计。其间中国建筑师作为专业主导者，为八大关的规划，奠定了科学、先进、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。

历史是在不断认识中显现的，这既包括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，也包括历史地理。实质上，人们对八大关历史不间断的发现与认识，也让八大关一些被淹没的过往，逐渐清晰。一些错误的传说被纠正，一些被颠覆的真相，获得恢复。

掠过记忆链，深入到包括八大关在内的青岛那些真实呼吸中间，可以体会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的丰富、丰厚和丰盛。人们描绘、记录、还原青岛，既是为了历史过往延续，也是为了现实的需要。一百年过去，石头垒起来的青岛，最终成为传奇。

## 新华社报刊，就在您身边！

— 新华社报刊网 全新改版上线  
<http://paper.news.cn>



扫码订阅新华社系列报刊

